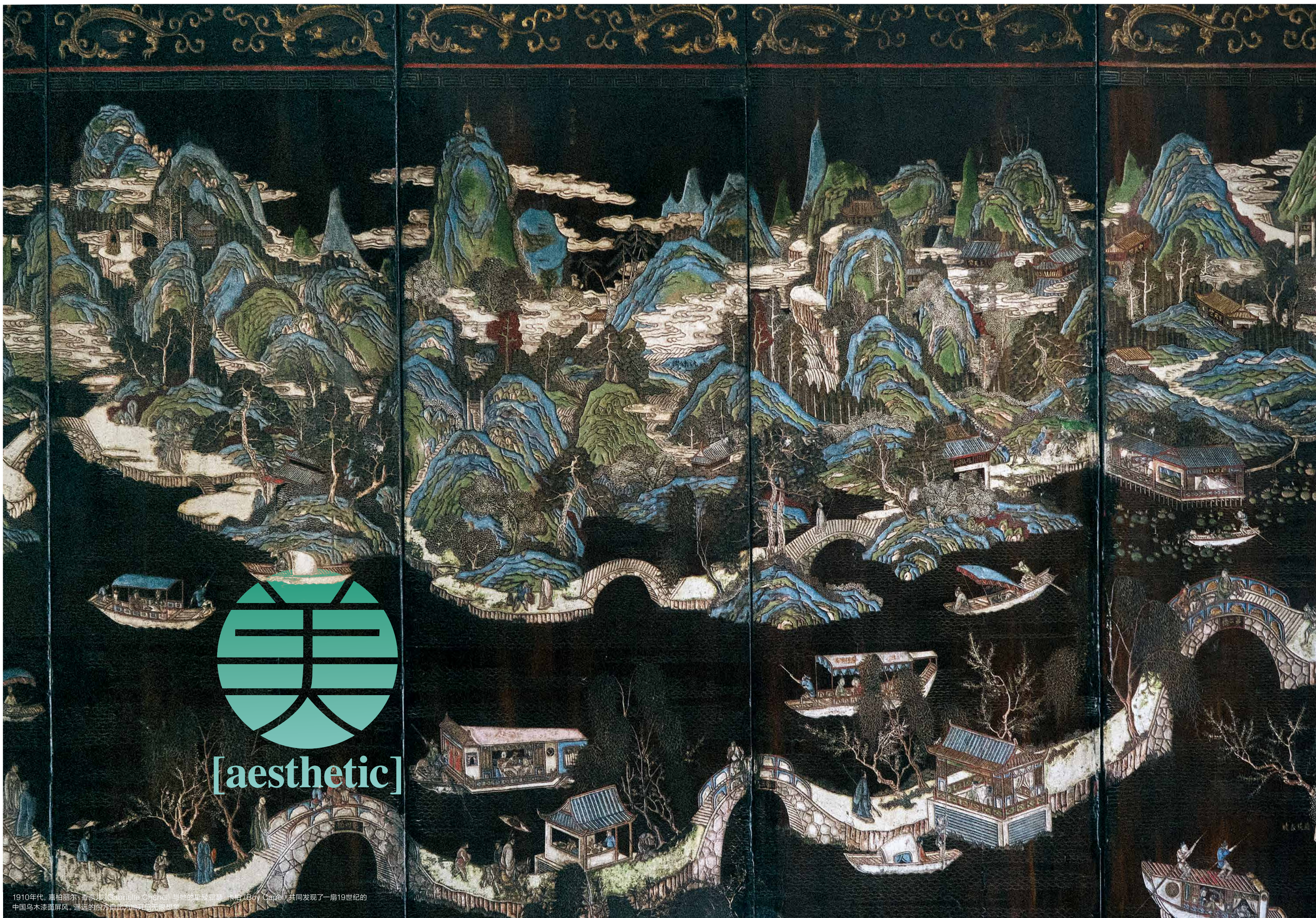




1910年代，嘉柏丽尔·香奈儿 (Gabrielle Chanel) 与她的华瑟亚瑟·卡伯 (Boy Capel) 共同发现了一扇19世纪的
中国乌木漆面屏风。遥远的东方自此为她开启无限想象。

COROMANDEL DREAMS

CHANEL & THE POETIC JOURNEY TO THE EAST

漆屏梦影 香奈儿与东方诗意之旅

撰文：尔尼 摄影：Michel Sedan 协助：Sylvie Xu

在五月的尽头，我们与艺术家辛齐一同走进香奈儿如梦似幻的世界，踏上一段诗意的旅程。

康朋街31号：香奈儿寓所

20世纪10年代，嘉柏丽尔·香奈儿 (Gabrielle Chanel) 与她的挚爱亚瑟·卡柏 (Boy Capel) 共同发现了一扇19世纪的中国乌木漆面屏风。遥远的东方自此为她开启无限想象——杭州西湖的烟波浩渺浮现在她的眼前：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在黑夜中闪耀着金色微光，宛如一场她未曾亲历，在想象中的美梦。

这面屏风位于巴黎康朋街31号的香奈儿女士私人寓所，一楼和二楼是对公众开放的精品店和高级定制服沙龙，三楼是她私人的世界：客厅，餐厅和书房。

一楼的精品店由一道镜面扶梯通往二楼的高级定制服沙龙和三楼的寓所，镜梯也是曾经Chanel的模特们摇曳而下展示新造型的舞台，香奈儿女士曾习惯坐于阶梯上层观看自己的发布会而不被他人察觉。镜梯是一切的映射，她的工作，和私密生活在此被连接，踏入三楼的寓所，一个更加私人的嘉柏丽尔·香奈儿向我们展开神秘的面纱。

当我们走进公寓，惊讶地发现，并不只是一面屏风，而是整个寓所被乌木漆面屏风环绕——香奈儿女士决定用墙纸的方式使用屏风。这些屏风被切割、重新组合，成了她用以表达自己独特美学的“壁纸”。

“我在中国的博物馆看过很多屏风，这是第一次看到屏风被这样切割。用这种大胆的想法，效果非常惊人，似乎把更传统的事物变成一个新的事物”，艺术家辛齐感叹道说。

除了屏风，在房间里有许多自己的创作，迭戈·贾科梅蒂的雕塑被她重新改造，原本是椅子的古董被当作桌子，在镜子面前，香奈儿女士挂了另一面镜子——世间万物在她手心都变成了材料，而她有自己规则和创造。

出生于1883年的嘉柏丽尔·香奈儿，在修道院长大，从小跟着修女们学会缝纫。出生于8月19日狮子座的她，命运也许早早将力量赋予她手心。她的个性与她的设计一样大胆，早在19世纪，将身体从男性、女性的鸿沟中解放。香奈儿在她所处的时代是绝对的前卫女性和时尚先锋，不断重造自己的历史，时装的历史，时至今日仍启发着女性。

时尚作家Alison Adburgham曾经写道：“香奈儿的造型休闲而优雅，这或许就是现代女性困境的答案”。

1910年，她在巴黎康朋街21号开出第一家女帽店；几年间，店铺延伸至杜维埃、比亚利兹，最终于1918年落脚康朋街31号。在这些不动声色的转移中，一种新的优雅悄然成形——干练的线条、克制的剪裁、前所未有的实用性。

康朋街31号三楼的寓所，是她风格的缩影——这里没有卧室，因为这里关于创意，无关睡眠。她从未在此过夜，每个白天到夜晚，伴随阅读、工作、艺术家友人拜访、宴请客人……三十多年来都在这间公寓度过，而在每个午夜时分，则回到隔壁的丽兹酒店休息。



早在香奈儿女士在世时候，她便与许多手工坊保持密切的创作关系。1980年代，卡尔·拉格斐 (Karl Lagerfeld) 加入香奈儿担任精品部创意总监后，又将品牌和工坊之间的联系变得更紧密



寓所书房内的杭州西湖风景屏风与沙发



香奈儿女士肖像©ROGER SCHALL

她常坐在那张沙发上，背后是一整面木质书架，包着皮革封面的书尘封19世纪巴黎沙龙文化的记忆，书架上随意搁着一幅达利的画，像是谁在离开前随手留下的。达利是她的常客，像他一样出入这里，还有米西亚·塞尔特、毕加索、利法尔。他们谈论创作、爱情、战争、时代。她倾听、参与、有时候也资助他们的创作。

那间客厅，从不是一个简单的起居空间，文化与艺术的核心早就在这间公寓开始萌芽。

最深的一间房间，属于嘉柏丽尔·香奈儿，那是一间被屏风完全包裹、围绕的书房，镶嵌有珍珠母的屏风，描绘了起伏的山丘、雕塑感的松树、鳞次栉比的亭台桥楼以及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湖上悠然行驶的游船，尽管她一生未曾亲临这座中国城市，但她一直被这幅场景深深吸引，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这里，是她的神游之所。她可以躺在铺上舒适丝质靠枕的斜躺椅或是扶手椅上出神，屏风上景象会帮她完成一场精神的远游，她曾说，“当我在夜晚看着屏风的时候，我仿佛看见门打开了，骑士们骑马而出。”

看得久了，屏风里的景有了声音，游船上的入抚掌大笑，湖中亭里人对弈和弹琴，远处群山里风声阵阵，乌篷船从拱桥穿行而过，船桨轻轻一拨，惊起一滩鸥鹭。影子叠着影子，屏风上的东方山水仿佛活了起来。

梦想照进现实。香奈儿2024/25高级手工坊系列在杭州西湖上演，成为探索嘉柏丽尔·香奈儿想象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康朋街31号杂志上，来自杭州的艺术家辛齐与香奈儿品牌完成了一场隔空对话。一年后，我们邀请辛齐踏上香奈儿探索之旅，而寓所，就是此行的第一站。

19区的/e19M

巴黎19区，一栋被无数白色“织线”包裹的建筑静静矗立，在光影流转中宛如手艺人手中细致编织的布料，散发出耐心与沉静的力量。阳光洒落，外立面细密的白色线条在玻璃窗上投下层叠倒影，黑与白相互交织，建筑如同织物般被编织而成，凝聚着香奈儿/e19M大楼的灵魂——这座承载未来手工艺梦想的巴黎新地标。

法语中的“M”涵盖了时尚 (Mode)、手 (Mains)、工艺 (Métiers)、工坊 (Maison) 与制造 (Manufactures) 的多重含义，而“19”既指临近的巴黎19区，也象征着创始人香奈儿女士的生日数字，成为品牌的标志符号。/e19M大楼由法国建筑师Rudy Ricciotti设计，如今汇聚了香奈儿旗下12个高级手工坊的700位工匠及其刺绣艺术学校，孕育着一个以手艺人为核心的社群，守护着古老技艺，推动着文化、传统、时尚与艺术的创新，让匠心永续。

“看到这栋建筑，很受启发，外立面让我想到编织的纤维，手艺人，也想到脚手架，城市的生长”，辛齐感叹说。

早在香奈儿女士在世时候，她便与许多手工坊保持密切的创作关系。20世纪80年代，卡尔·拉格斐 (Karl Lagerfeld) 加入香奈儿担任精品部创意总监后，又将品牌和工坊之间的联系变得更紧密，使手工艺成为香奈儿的灵魂。



le19M大楼

在le19M大楼常驻的高级手工坊包括：创立于1880年的Lemarié山茶花及羽饰坊，创立于1853年的Lognon褶皱坊（如今加入Lemarié山茶花及羽饰坊），创立于1949年的Montex刺绣坊，创立于1924年的Lesage刺绣坊（亦是斜纹软呢的制造商），创立于1894年的Massaro鞋履坊，创立于1936年的Maison Michel制帽坊，创立于1950年的Goossens金银饰坊，创立于1929年的Desrues服饰珠宝坊等。

这些工坊虽然归属于香奈儿，但却保持各自的独立性。除了与香奈儿紧密协作外，也为其他时装品牌及高级定制客户提供服务。香奈儿致力于构建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让传统技艺得以守护，同时推动各工坊持续发展。

“当客户想要羽毛或其他装饰效果时，我们必须和其他工坊合作。过去至少得骑半小时自行车，而现在只需下楼，交流就变得无比便捷。”Montex刺绣坊创意总监Aska Yamashita说，“有时我们也会与其他工坊一起开发新技术。”

曾经散落巴黎各处的12家工坊因le19M聚合为一，这不仅打造了手艺人共同体，也大大促进了工坊间的合作与创新。除了项目合作，工坊们还能在一楼宽敞的画廊la Galerie du 19M里举办展览、交流心得。le19M大楼不仅提升了合作便利，更为工匠们提供了明亮宽敞的工作空间。每个工坊的工作区域都沐浴在落地窗洒进的自然光中，成为匠人创作的温柔港湾。

守护手工艺的核心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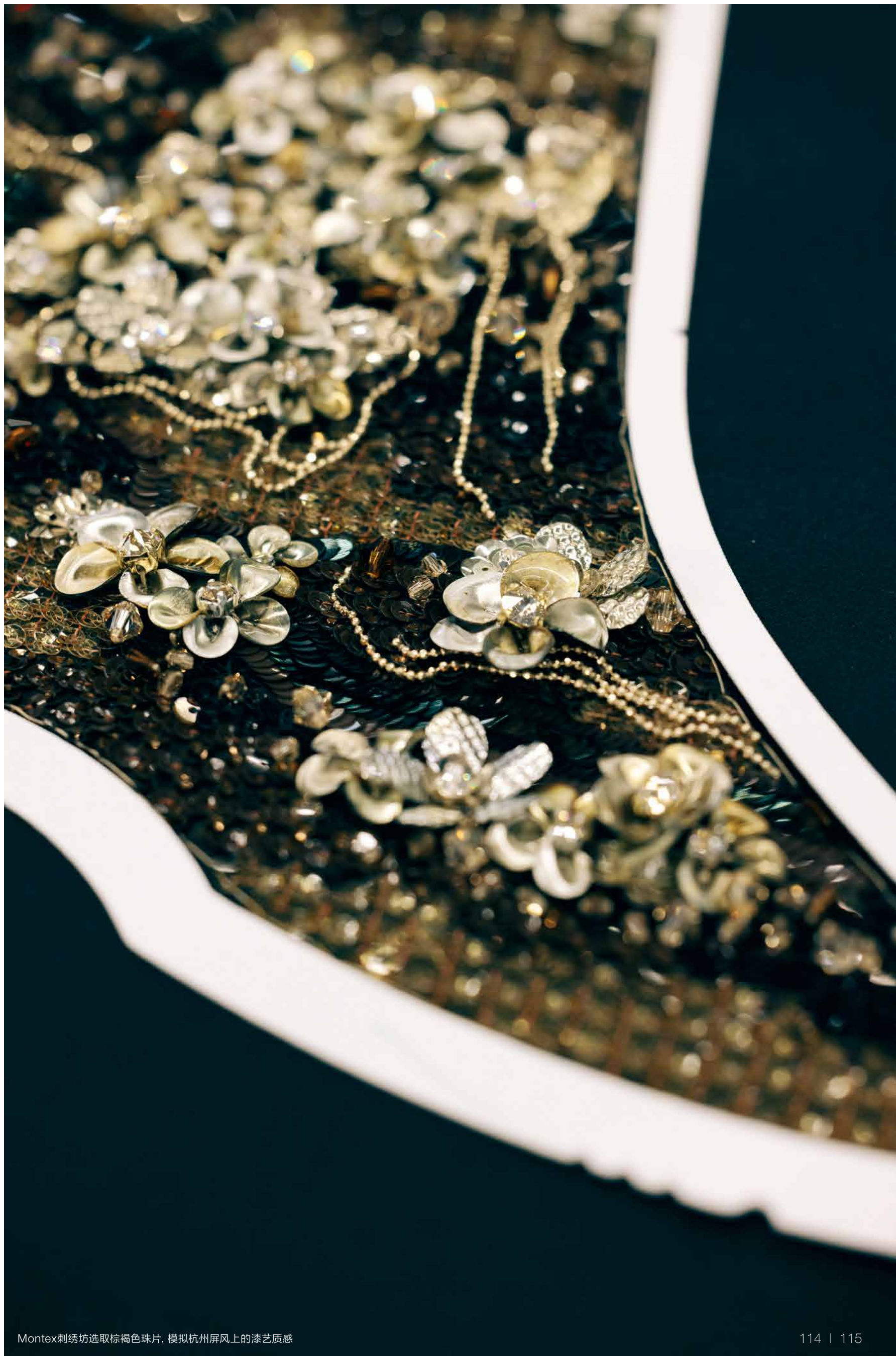
走进今天的Montex刺绣坊，就像进入了一个收藏着不同风格和时代刺绣速写的档案室。Montex刺绣坊成立于1949年，最初专门为巴黎批量布料打造刺绣。到了20世纪80至90年代，Montex开始将刺绣工艺与音乐、建筑等艺术领域结合，创作出专属每个设计的原创图案，比如用报纸作为底布的蕾丝刺绣，或用长方形珠子绣成的3D立体螺旋图案等。这些前所未有的材质组合让Montex成为众多顶级时尚品牌的供应商，并在2011年加入香奈儿高级手工坊。如今保存的刺绣样本，都紧扣着各个时代的风貌。

当我们问Aska Yamashita，Montex刺绣坊和Lesage刺绣坊有什么不同的时候，Aska亲切地回答我们：“Lesage使用的手工刺绣技术与我们相同，包括针绣和Lunéville隐藏式钩针刺绣。但Montex的独特之处在于Cornely手工牵引刺绣，这种刺绣也是用钩针完成，但是在缝纫机上由手工牵引完成。这个特别的技艺让我们能够进行创新的材质混合和工艺变通。”

Aska Yamashita作为Montex刺绣坊创意总监，早在19岁时就加入工坊，随着时间推移，她的角色不断发展，起初负责绘图工作室，后来成为艺术协调员，最终于2017年出任创意总监。她说，她对刺绣的理解是一门不断演进的艺术工艺，根植传统，却面向未来。受科技进步启发，她不断重新定义这一古老技艺，拓展无限创意可能，同时守护其核心灵魂。



手工艺贯穿了香奈儿品牌历史，与不同的手工艺人合作，一起共同创造无数跨越历史的经典之作



Montex刺绣坊选取棕褐色珠片，模拟杭州屏风上的漆艺质感



Montex刺绣坊以手工针绣打造花朵滚边，通过平绣针法与绒绣线勾勒花卉轮廓定位



Lognon褶皱坊的工匠Vivien (左) 还有Maëlle (右) 向我们示范褶裥技艺

随后我们走进了Lognon褶皱坊。1853年的拿破仑三世时期，洗衣女工Émilie Lognon首创用金属熨斗赋予织物造型与立体美感。继承人一直延续这一技艺，直到1945年Gérard Lognon接手这家以传统纸板模具运用制作褶皱的家族工坊。Lognon褶皱坊是法国硕果仅存的传统褶皱工坊之一，2013年加入香奈儿高级手工坊。这一珍稀技艺的守护与传承，源自继承人Gérard Lognon与香奈儿高级定制服创意工作室的密切合作。

Lognon褶皱坊的工匠Vivien还有Maëlle向我们示范Lognon的技艺：贴合的平褶，倒褶，环形褶，柔软的褶皱制造出披褶效果，风琴褶，华托褶（底部逐渐张开的连续凹褶），太阳褶（间隔极窄且逐渐展开），受希腊古服“基顿”启发的福图尼褶（Fortuny pleat），以及花卉、孔雀、金字塔、丝带、折纸等各种花样褶皱。

辛齐好奇地问两位工匠，褶皱的纹理似乎与建筑几何感有所呼应，工匠回答，其实很多建筑师都会来工坊参观拜访获取灵感。

Maëlle告诉我们：“随着时代发展，工坊不仅在丝绸、绉纱、网纱、雪纺、乌干纱和丝绒等面料上施展技艺，也扩展至皮革和合成纤维等材料。”

图案被仔细绘制于纸板上，然后工匠将图案中的每道褶皱手工压折成模具，模具需定期调整紧实，褶裥版师的动作完全靠手工，精确度至关重要。布料必须精准铺展于模具上，合模时借助砵码控制，唯有经验丰富者方能感知布料过厚或褶皱不正，因为模具完全不透明。

不同褶型对模具要求不同，比如太阳褶、手风琴褶至少需要四只手协同完成。模具经过1至5小时，置于85至100摄氏度的热箱内定型。温度和时间需严格控制，依据布料特性进行调整。冷却数小时后，模具被拆开，呈现出优美的褶皱纹理与立体感。

如梦如幻

仿若一场漫长的时空回溯。2024年12月，香奈儿来到杭州，在这里举办了2024/25高级手工坊系列发布会。我们在巴黎所见散落的精湛手工艺精灵，化为模特身上的灵动服饰，一同随梦入画。

这次发布会，让人重温设计师凝视这扇乌木漆面屏风时心中浮现的东方梦境。黑色光滑的漆皮呼应了中国漆器的质感；由le19M大楼内的褶裥专家Lognon打造的褶皱裙装与连衣裙，如同展开的折扇纹理，Lemarié山茶花及羽饰坊与Lognon褶皱坊打造了精致的褶裥与荷叶边，令我们置身于梦境般柔软的世界。

辛齐也参加了这场在杭州举办的发布会，当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入场的方式。嘉宾们需穿过一座木质栈桥，前方是半圆形排列的六排座椅。湖面上弥漫着薄雾，为整个秀场笼罩上一层朦胧的梦幻感，仿佛进入了一个虚构的东方幻境。



Aska Yamashita作为Montex刺绣坊创意总监，早在19岁时就加入工坊，随着时间推移，她的角色不断发展，起初负责绘图工作室，后来成为艺术协调员，最终于2017年出任创意总监

SCREEN AND DREAM ENTWINED 屏中屏 梦中梦

监制: 令狐磊 摄影: XIA 策划、形象: 鲍雪 模特: 魏怡婷 (FOCUSModels)
发型: 李佳溯 @HairPro Studio 化妆: 张嘉佳
制片: 帅又琦 制片助理: 10 摄影助理: 小兵、权 场务: 曹俊 形象助理: 椰汁、炯
服饰: 香奈儿2024/25高级手工坊系列

游湖，一湖，一舟，湖水成了缎面，千段褶皱碎在夜空下，有谁身着Lognon褶饰坊的山茶花刺绣裙，
在这小船上，朵朵金线勾边的山茶花次第绽放。
湖水波光粼粼，木桨拨动湖水未停，有光浮现，Montex刺绣坊那以金色亮片为底，
灵感源自乌木漆面屏风纹样的刺绣上衣，绣缀了120颗玻璃钻饰，
也没人分得清是刺绣花瓣还是水晶钻饰折射的月光，只听到耳边还有拨桨的湖水声，
而眼前的景象，早将这东方画境又呼唤回更久远的记忆里。

花朵编结滚边装饰天鹅绒提花大衣、黑色麂皮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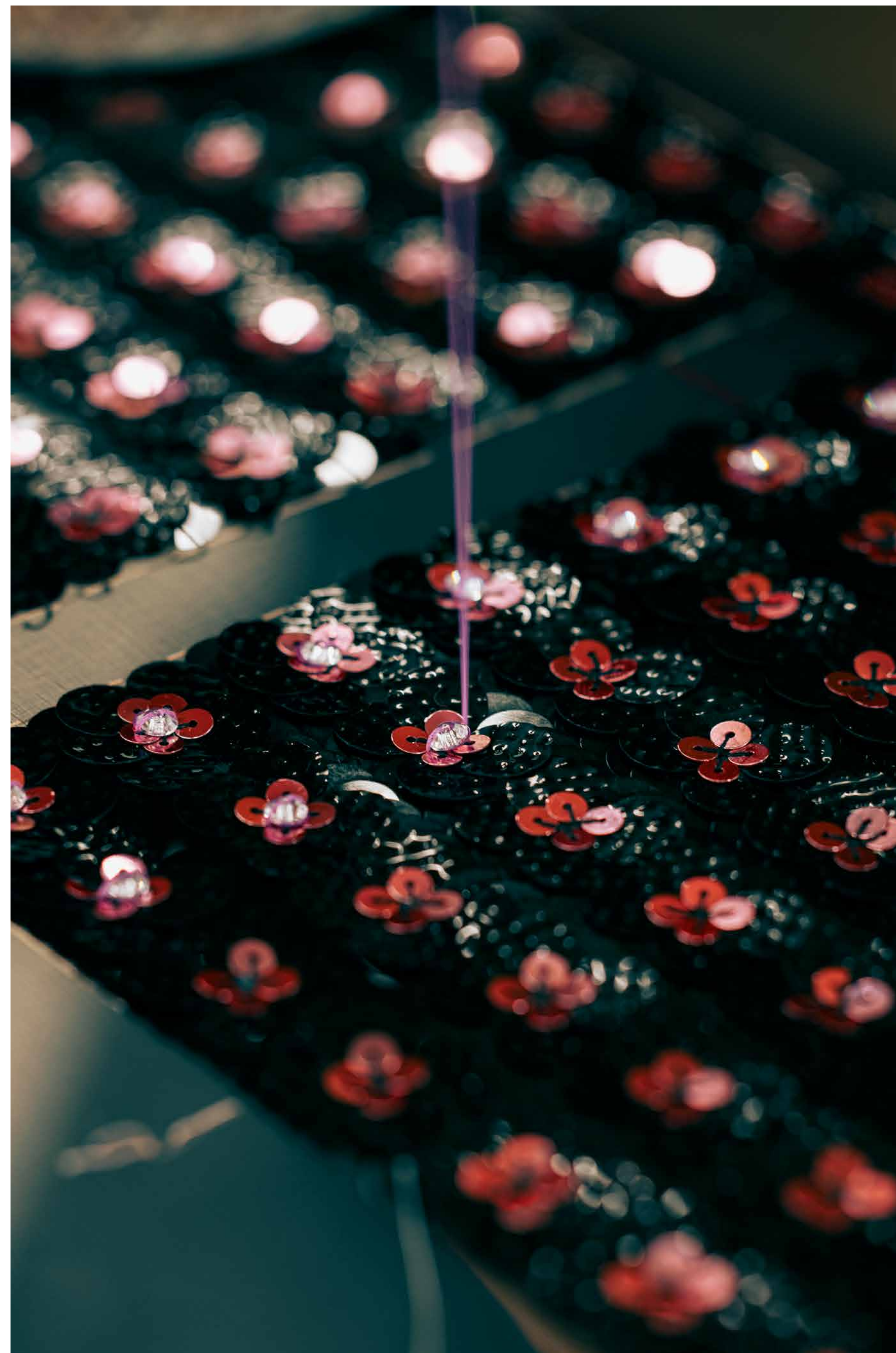
大衣刺绣滚边装饰由Montex刺绣坊以手工针绣近200朵花卉，刺绣采用珠光绣线，通过平绣针法与绒绣线勾勒花卉轮廓定位，后续进行毛毡化处理以增强花朵立体感，花心处点缀金属凹片提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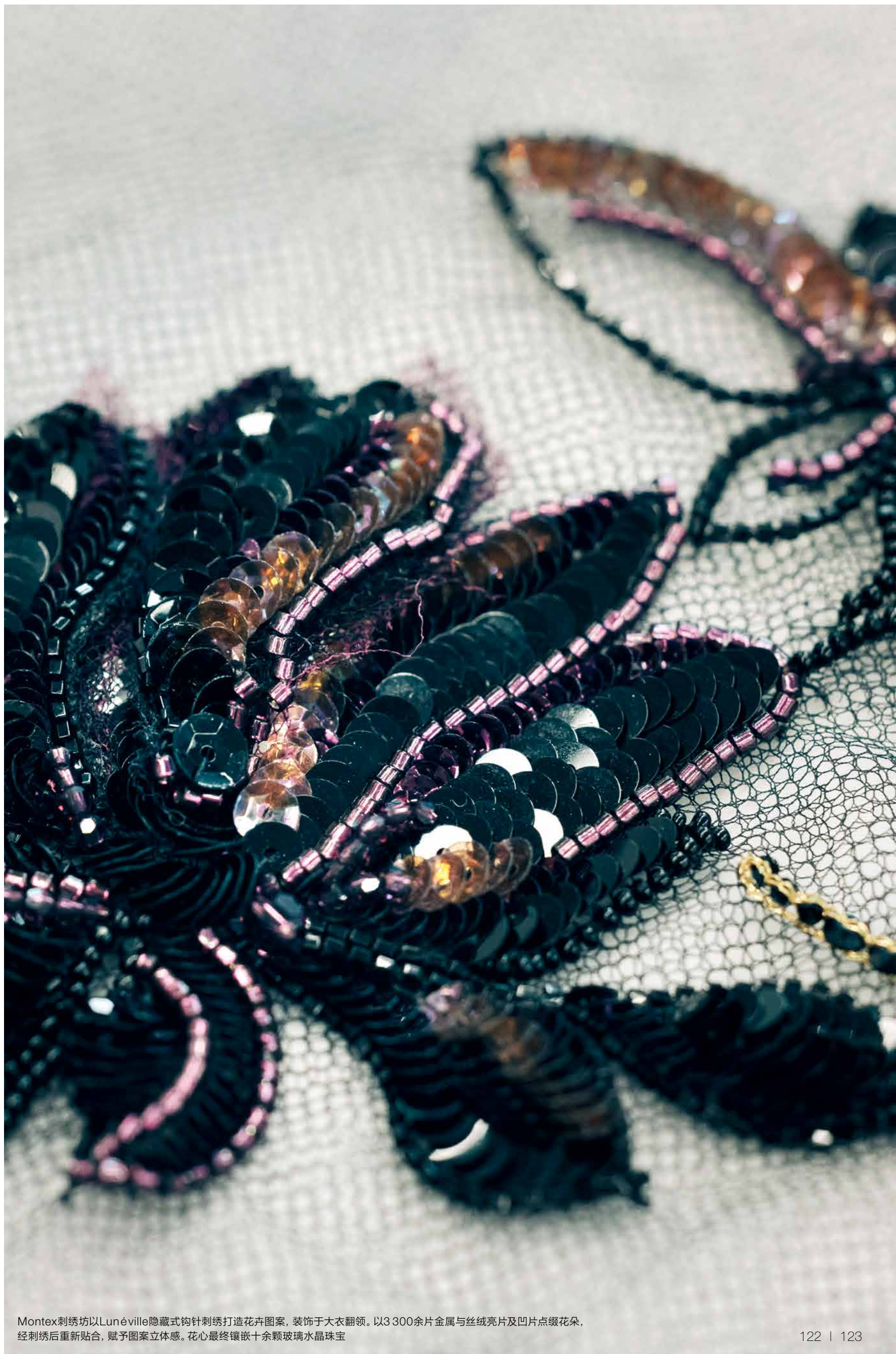
© 2024 XIA



本页：红色花朵刺绣吊带上衣、白色丝缎褶皱长裤、红色多层琉璃珠项链
 缎面褶皱拼接上衣采用Lognon褶皱坊特制2厘米宽华托褶皱面裁片，以红线绗缝工艺勾勒，并缀饰150朵红色漆皮雕花，每朵花心镶嵌金色珠子。领口饰带点缀7朵红色漆皮花朵，配以金色花形珍珠与金色珍珠装饰。Lemarié山茶花及羽坊饰与Lognon褶皱坊运用了面料塑形、褶裥工艺、花卉制作技艺及手工刺绣等精湛工艺。

右页：Montex刺绣坊内另一款红色花朵亮片刺绣的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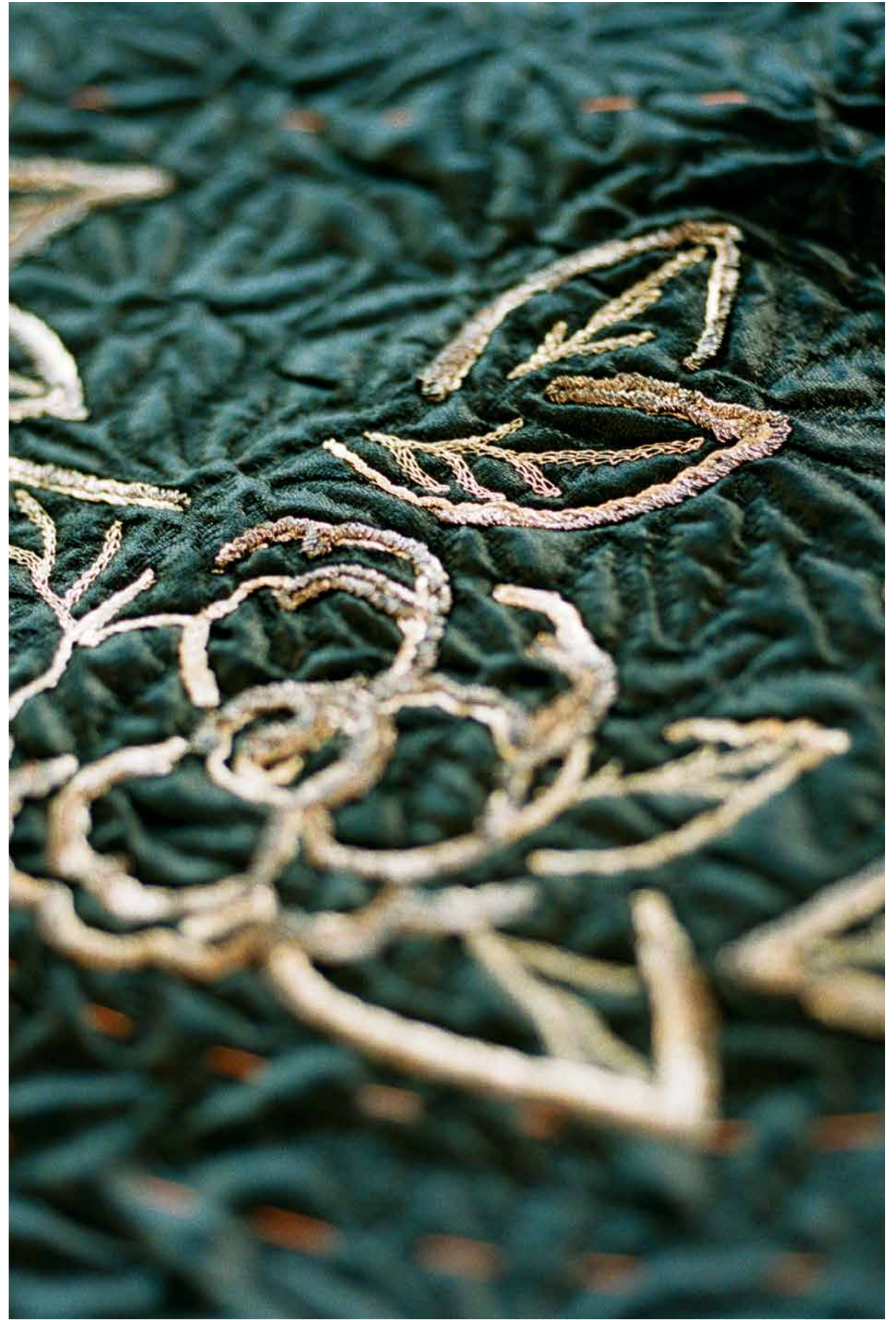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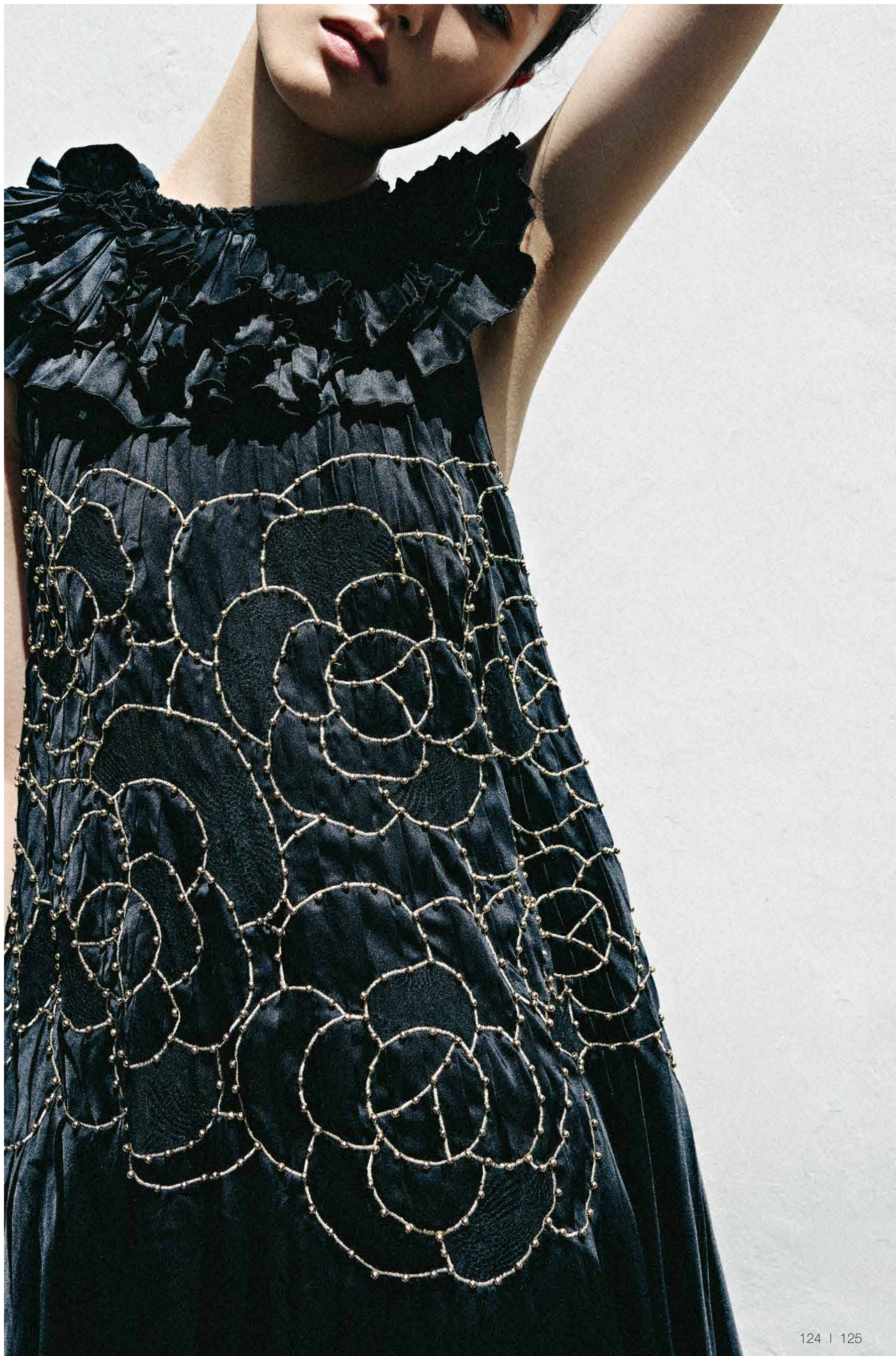




Montex刺绣坊以Lunéville隐藏式钩针刺绣打造花卉图案，装饰于大衣翻领。以3 300余片金属与丝绒亮片及凹片点缀花朵，经刺绣后重新贴合，赋予图案立体感。花心最终镶嵌十余颗玻璃水晶珠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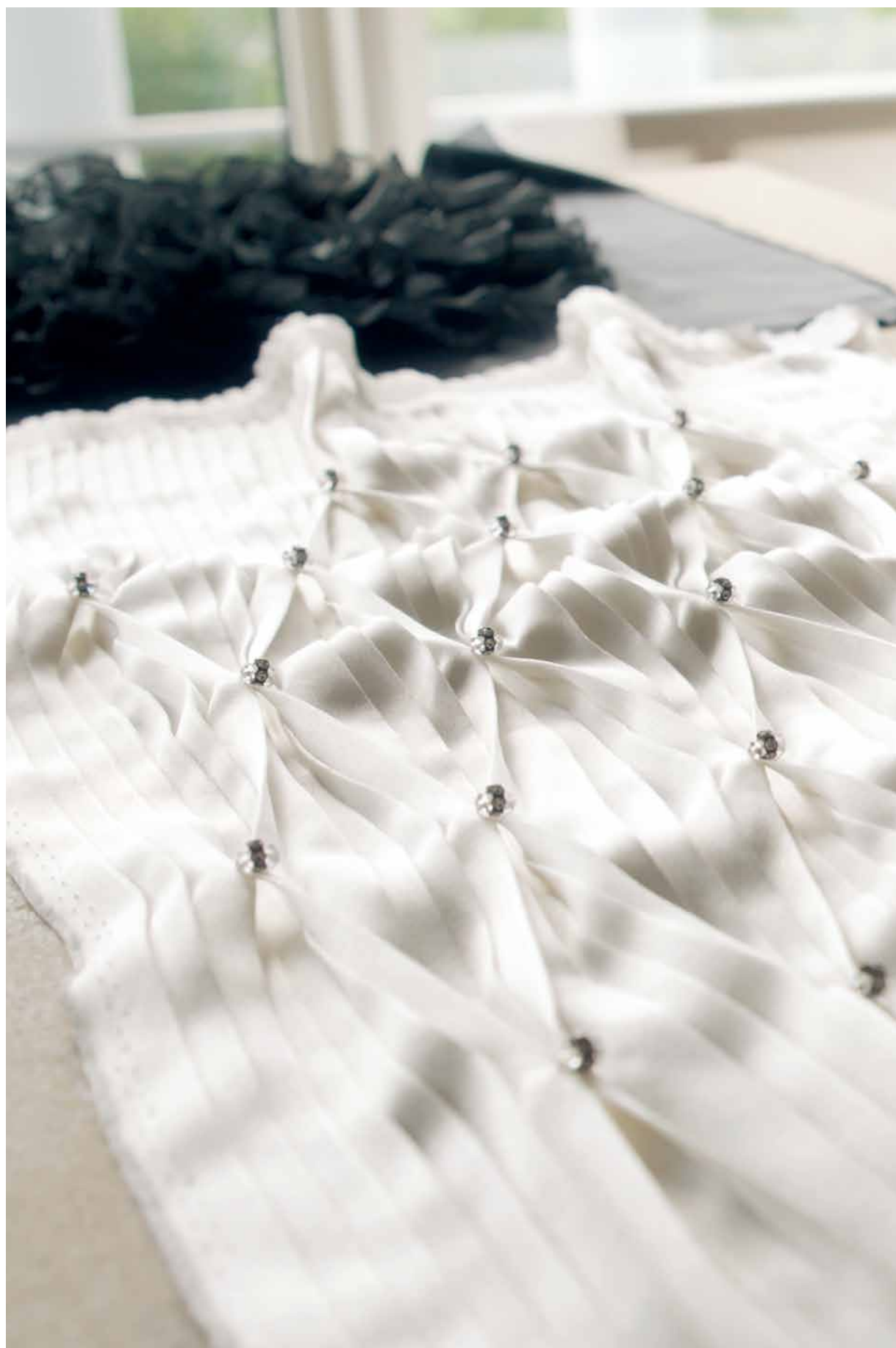


手工针绣珠宝装饰紫色蕾丝衬衫、桃型项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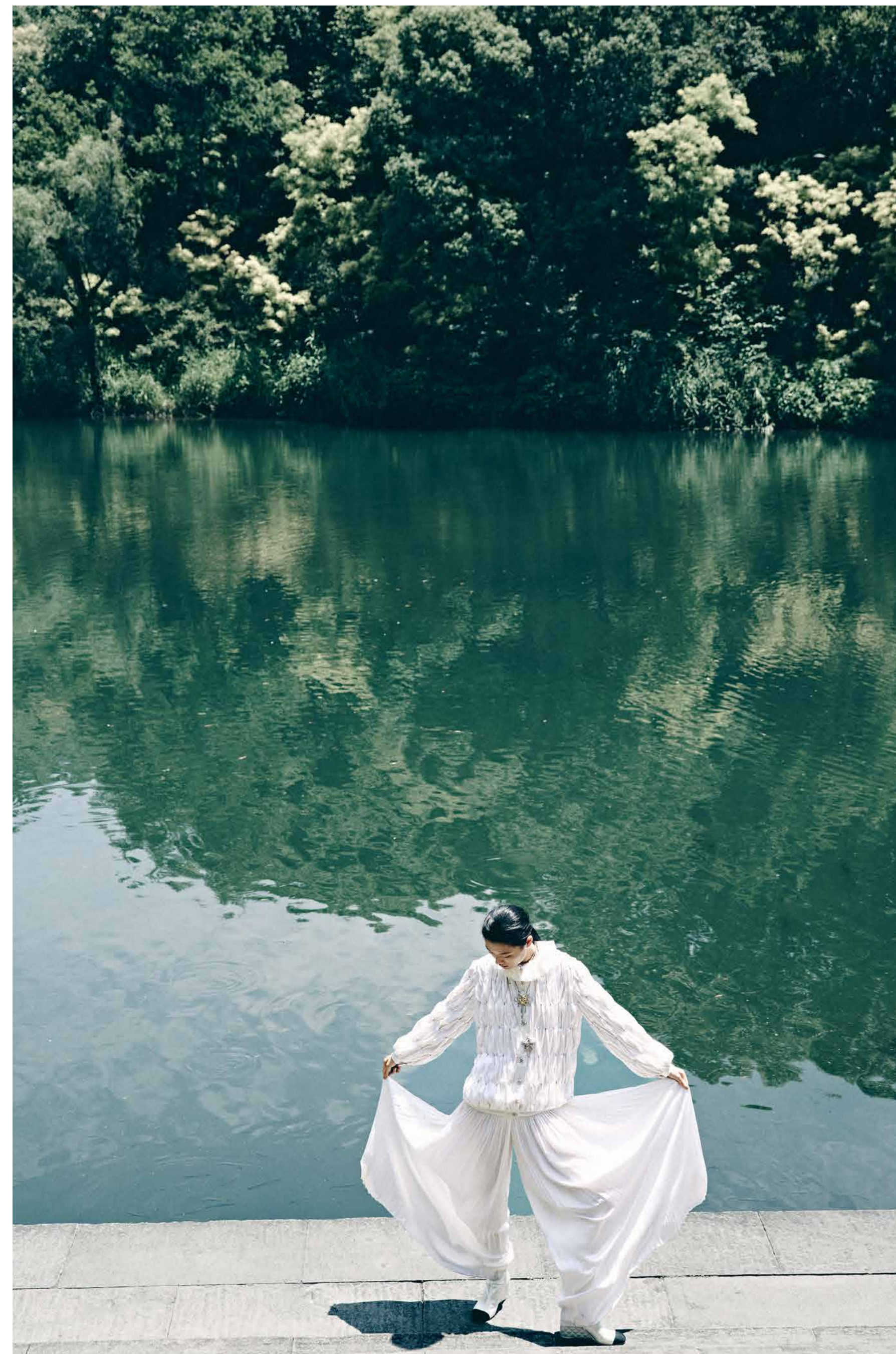
本页: Montex刺绣坊使用Cornely手工牵引刺绣机,在挺括的帆布材质上,使用双股金银线刺绣勾勒花朵廓形

左页: 褶裥工艺与手工刺绣山茶花刺绣连衣裙
荷叶边装饰领采用Lognon褶皱坊的精湛工艺,由两层1厘米平褶与两层特殊的褶皱叠加制成。裁片按模板切割,经抽褶、缩褶工艺固定于黑色乌干纱底衬。
裙身部分: 在拼接褶裥裁片上镶嵌13朵黑色蕾丝薄纱山茶花饰,花饰以金线钩边,轮廓由1500颗手工缝制的金色珠子勾勒



本页：褶皱真丝缎面由Lognon褶皱坊打造，继而由Lemarié山茶花及羽饰坊增添缩褶与珠绣工艺，将宽度与方向不同的两个平褶结合在一起，营造出立体的绗缝效果。在褶皱的合拢处以200个黑色水晶迷你环固定，四周环绕400颗月光水晶刻面珠饰。

右页：米白色丝缎外套、白色丝缎褶皱阔腿裤、星星项链、白色丝缎长靴



LUMINOUS TRACES

THE THREAD REMEMBERS

不止浮于表面

采访、撰文：陈爽 摄影：屈童舟 作品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这些手部的动作让他觉得在起舞，他们手中的作品也在一来一回的节奏中逐步生长。
辛齐感到，这里的人们尊重、热爱手中的作品，他们的状态和这座建筑给他的感觉一样：
自由灵动，不断生长。

回忆巴黎之行，艺术家辛齐形容踏入香奈儿私人寓所的那一刹那，像是某种时空扭转。几何化的镜梯照出流动人影，迷离的幻境将一行人引至女士的客厅。空间内可见大面积铺陈的中国屏风，辛齐感觉被拉回了一个遥远的时代：“这里还有艺术家的手稿、贾科梅蒂的雕塑、达利的画……这些元素的组合会让人感觉进入一个艺术的空间里，的确如香奈儿女士希望营造的造梦状态。”

书房的一面乌木漆面屏风让他驻足良久，上面绘制的是杭州西湖的景象。辛齐也看过西湖博物馆里的同款屏风，那一面是“常规展示”的屏风造型，在香奈儿寓所，屏风变成了墙面，同种装饰元素如花卉、人物、扇面等被归到同一画面，“以拼贴的方式重组。”辛齐说。

他注意到屏风表面因时间流逝导致的风化与磨损，那也是人与屏风长久相处留下的痕迹。随行人员介绍，香奈儿女士有时会把屏风作为客厅的陈设，有时会让屏风把自己与宾客包围起来。辛齐好奇，当香奈儿女士完全沉浸在古老的东方屏风里，会产生怎样的想象？

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攻读研究生期间，辛齐曾经来到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ENSBA)交换学习。这里自由的氛围打开了他的创作视野，周遭环境似乎随时都在向他发出信号。这段时间的创作中，他搜集了不同国家的塑料购物袋，制作成不同颜色和尺寸的“兔子”，散落在美院的草坪上。在校园的一处回廊内，他在廊柱上粘贴叶片状的便签条，取名《间》，密密麻麻的贴纸像是爬山虎般在建筑表面生长。

此次为《生活》杂志封面创作重回巴黎，他感到熟悉的清透感扑面而来。天空依旧蓝白相间，楼宇依旧是大面积的暖色，这是巴黎的印象，是轻盈也厚重的色调。他把这些印象融入这次的创作中；比起当初，多年后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创作方法与脉络，他将这一系列作品命名为《城市经纬》。

2020年左右，他有了创作《城市经纬》的想法。那时，他在学校附近落定了自己的第一间工作室，面对着杭州的山，这让他感到惬意。有一天，他发现山被推平，平地上出现了脚手架和起重机。三年来，这些意象持续出现，直到最终高楼拔起。他开始创作《城市经纬1.0》：“我用金色描绘影像，因为城市发展如火如荼的状态，对我而言就是金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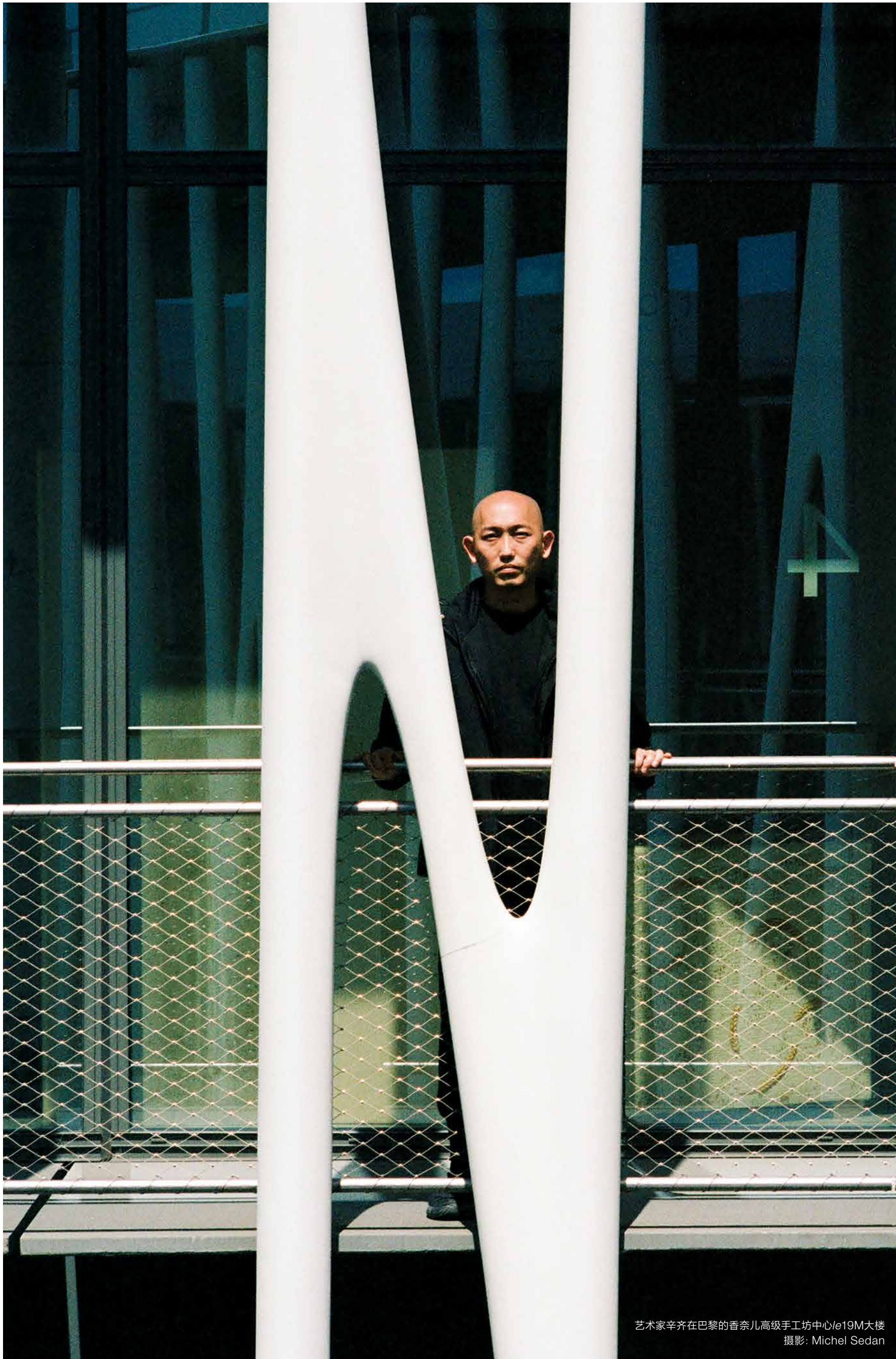
辛齐喜欢从不同角度观察城市生活。到了《城市经纬2.0》，他观察的是车轮上的生活。他选取悬空的姿态，尝试以光纤为线材，勾勒高架路上车水马龙的流溢光景。创作中保留了不同色块间的长线段，确实，那些忙碌的城市漩涡，怎么也剪不断。

作品命名中数字的大小，代表着艺术家视角的切换。他将另一系列作品命名为“0.0000001”，代表城市中的个体们。他搜集身边朋友们的照片，请他们分享手机里的生活，处理成独属于每个人的色彩。这串数字，是千万分之一，是杭州千万人口中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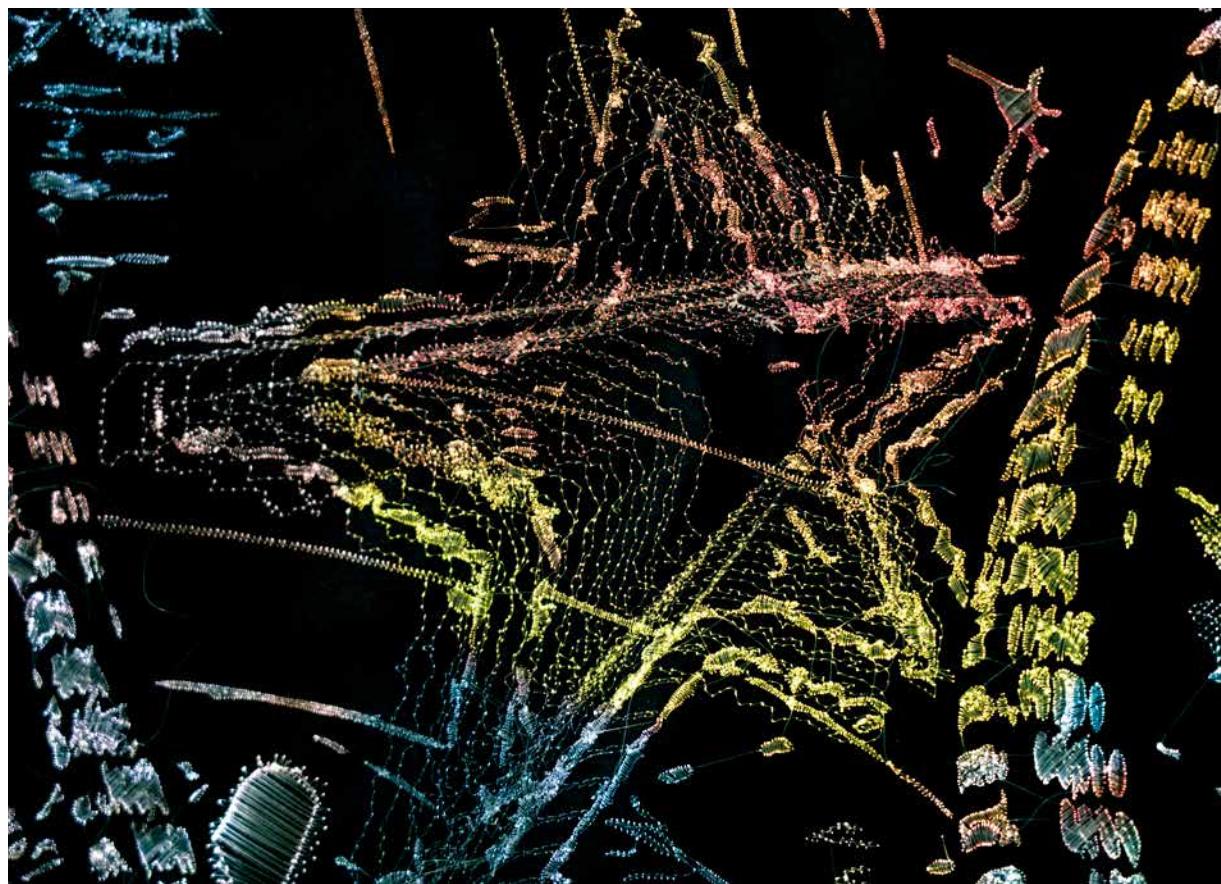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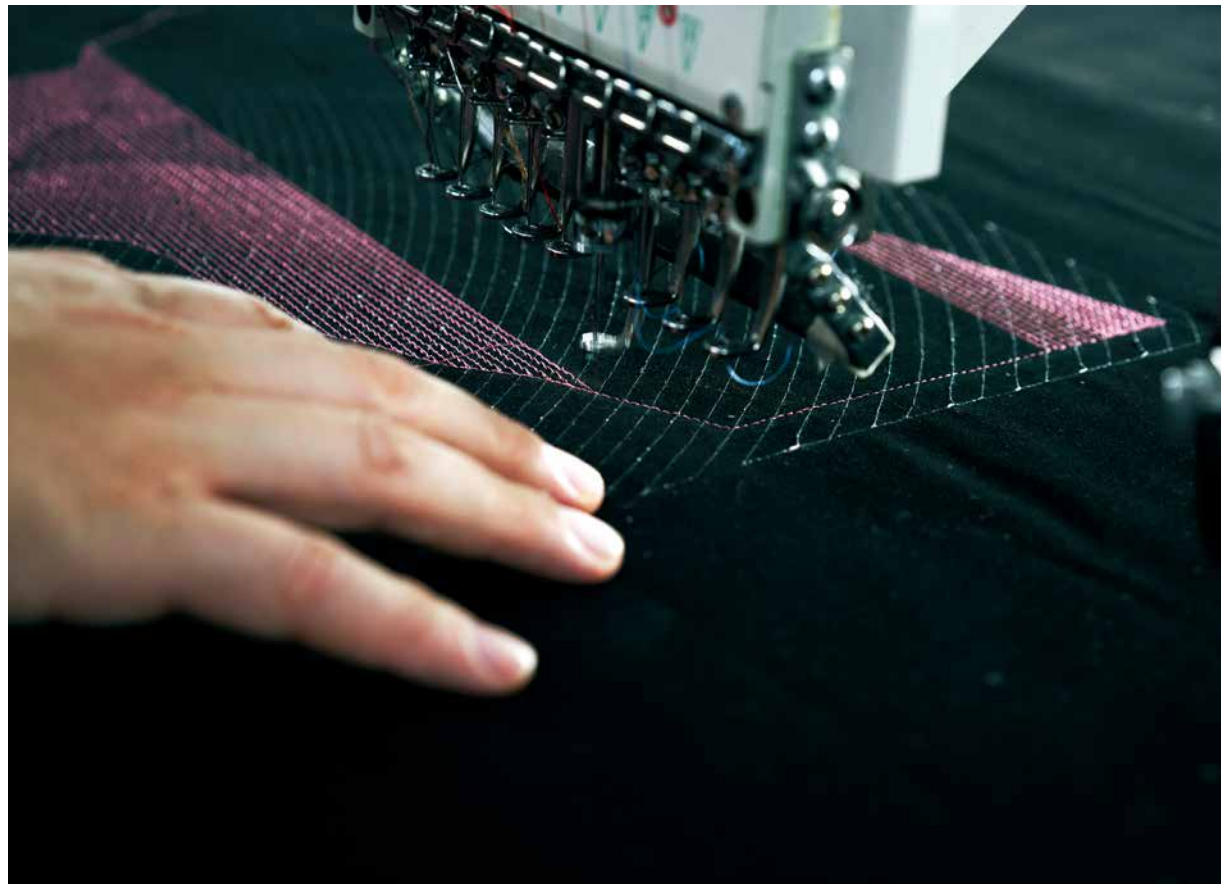
此次巴黎之行的创作，也是《城市经纬》的延续。这一次，他观察的是这座城市的肌理。

在e19M大楼，建筑外立面如植物根茎的盘绕让他印象深刻。当他走进内里，阳光穿透外部柱状结构，天空投射在镜面上，那种感觉“像是走在云上回廊”。他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下天花板上装嵌的纤维板，那是这里的人们用作隔音设计的特别材质。

在Lognon褶皱坊，他看到了褶皱与建筑的呼应，这些几何装饰，有着和建筑一致的韵律。他惊讶这里有着3000多种褶皱的方式：“这完全超出了我对面料褶皱的理解。”他也拍下了很多手艺人的手。这些手部的动作让他觉得像在起舞，他们手中的作品也在一来一回的节奏中逐步生长。辛齐感到，这里的人们尊重、热爱手中的作品，他们的状态和这座建筑给他的感觉一样：自由灵动，不断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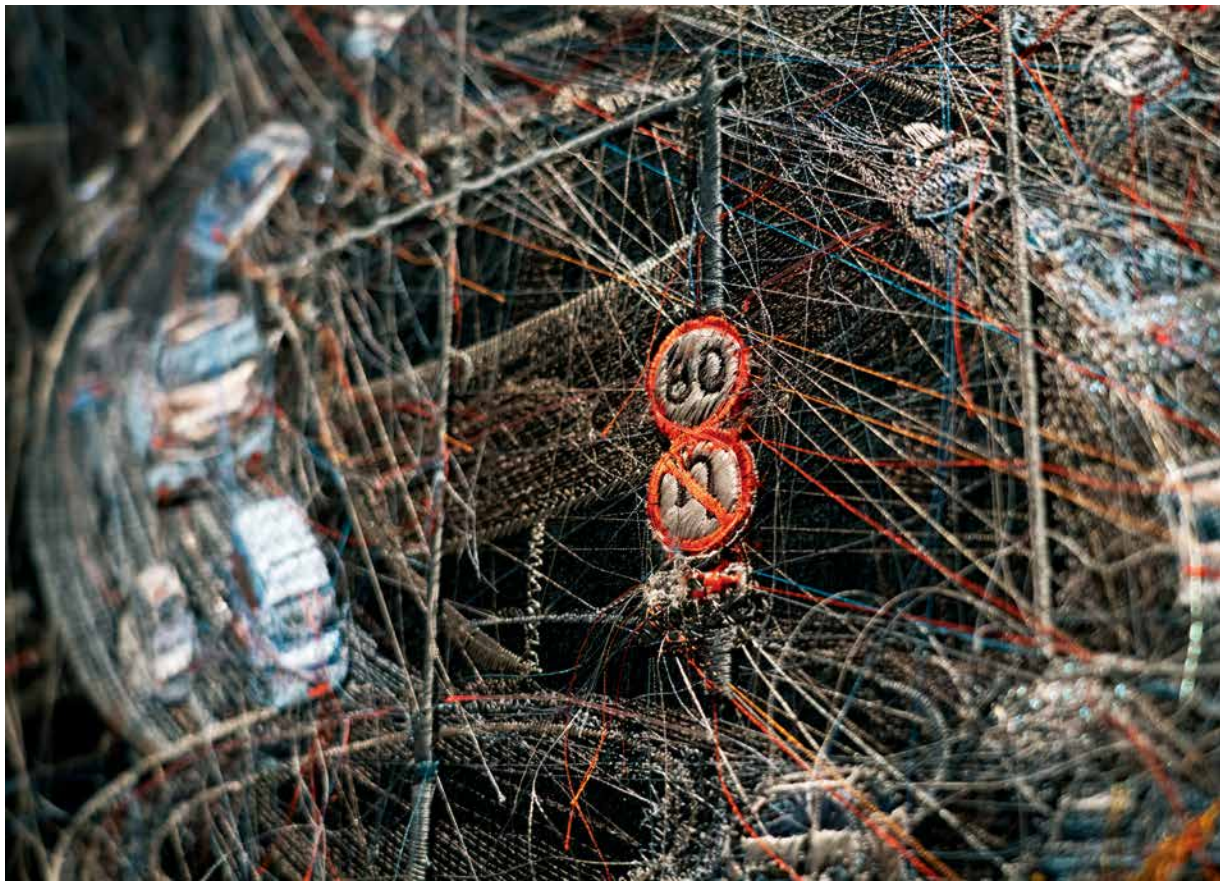
艺术家辛齐在巴黎的香奈儿高级手工坊中心/e19M大楼
摄影：Michel Sedan



上/下：艺术家辛齐运用彩色混线，制造荧光效果



《城市经纬DLC-PARIS》，2025，创作：辛齐
数码刺绣，综合材料，1600x500mm



上:《城市经纬2.0》局部
下: 艺术家辛齐在各种材料上实验数字刺绣, 这是在PVC切片上

这些元素都被融入他的创作中。在杭州的工作室, 他站在刺绣机前, 向我们展示/ø19M大楼里一只正在制作法式刺绣的手是如何从针尖绣出。他不时吹拂布面表面的线头, 抚摸、低头查看颜色与线的走向。

在创作中, 他会先在电脑里设计出作品的图稿, 有时也会直接用制版软件绘制。选择好绣线, 设定好针迹后上机, 在有序的机器运动里, 平面的图像会在针脚下成为带有弧度的线迹。辛齐说, 这个过程就像魔法。

他将这个过程类比为开手动挡汽车, 艺术家本人需要调节张力, 控制线条的走向。他不时盯着机器, 这一过程在他看来并不漫长也不枯燥, 他说, 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可能。有时他会随机加入线材、有时做一些拼贴, 画面也会随着他的调度起伏、变换。每一次上机就如同一次即兴创作。

他希望自己尽量陪着每一件作品生长: “如果我要让视觉上松弛一点儿, 我就把张力调节得小一些, 线条就会浮得高一些, 光源照射下会产生实物和面料间的虚影。反之, 如果是特别紧致的针迹, 绣线就会成为干净, 平整的线条。”

辛齐有意在创作中保留手的痕迹, 或许是受到早年学习陶瓷的影响。 “陶瓷是和火最接近的材料, 纤维的材料是最怕火的。我想看看这个世界不同的两面。”辛齐说。

在工作室, 我们看到他用纤维材料拓印的面具: “当时是在做这样的尝试, 看什么样的材料既能够具备一定的强度, 又能具备纤维本身的轻盈感。”他总是喜欢在各种实验中, 拓展数码刺绣的边界, 比如将数码刺绣应用在毛毡上、PVC上。在另一次创作中, 他想让自己的刺绣作品引入光源, 于是选用了光纤和透明线, 借用了动态影像作为背景。只有当图像背后的光亮起, 人们才会发现, 空白处隐藏着一个璀璨光鲜的世界。而这个世界, 是可触摸的、立体的、真实的。

辛齐说, “80后”亲历了时代的急速发展。小时候, 他看的是黑白电视, 后来电视机的大小从14寸一点点变大, 一直到现在, 换成了家庭影院。他也喜欢游戏, 现在的游戏, 讲求“沉浸式”和“电影感”。时代变化得太快, 他选择用作品来回应。

城市中的电线杆、信号塔、水塔, 这些形态在时代中逐渐隐去、成为被遗忘的象征, 却开始以崭新的颜色浮现在他的作品里。他用彩色光纤交织出梦幻的景象, 《城市经纬0.1系列》里, 电线杆仿若成为浩瀚星际中的灯塔。他感到这些物件背后有某种细腻的情绪, 他想去替它们说话。“我现在越来越认同这样一种说法, 即艺术作为一种文献来表现世界。”辛齐说。

小时候, 他身上的衣服也是母亲做的。在工作室, 辛齐对着一旁的母亲笑了笑。辛母说: “我们那个年代的业余生活没像现在这么丰富, 也没什么电视(节目)看, 下了班就是打毛衣绣花。”印象中, 儿子儿时的爱好, 也是画画: “他常在桌上画, 把桌子都磕坏了。”

辛齐始终觉得, 用数码刺绣进行创作, 能融入他喜欢的绘画、摄影、综合材料, 更重要的是, 刺绣与人有更亲近的交互, 就像身上穿着母亲缝制的衣服。机器一针一线穿过作品表面, 他心中的图样与情感也会随之浮现。不论外部的世界如何快速地发展, 对他来说, 针脚能锚定流动中的恒定。

《生活》: 这次与香奈儿的创作构思是怎样的?

辛齐: 我最初设想的是一件立面作品, 以屏风结构为主, 穿插对巴黎、对手工坊的视觉印象。但是到了巴黎以后, 我发现我的感官和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只取了它一个相对暗的底色。结构还是建筑的结构, 也是到了现场以后, 我发现它 (/ø19M大楼) 的外立面比我想象中更加圆润, 生物特征更加鲜明。

选择手的影像, 因为/ø19M工坊里将人们的手部姿态非常多样。我当时想到了指尖起舞的概念, 就是说这些劳作中的手就像在跳舞一样。这也是一个比较浪漫化的出发点吧。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去做了画面的基底, 从作品的立意上, 我认为香奈儿的各个手工艺的手艺是整件作品的基底。

建筑立面的颜色, 这些柱子的反映, 也是巴黎之行给我留下的印象。作品上有一些用鲜亮的色线勾勒的形象, 这些人物实际上是我希望呈现的, 在手工坊和这座城市生活的人。后续我也想让这件作品变成可折叠的状态。不仅是呼应屏风的意象, 也是我觉得这种自由生长的状态应该在这件作品上有所体现。

《生活》: 你的创作更关注城市生活, 你也说自己关注的是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市中怎样的角度会吸引你?

辛齐: 以城市生活为出发点, 我作品中呈现的是大时代的变迁, 这是我一个在城市生活的人对这个时代的回应。

《生活》: 这次受《生活》和香奈儿的邀约创作, 是不是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某种切面?

辛齐: 香奈儿这座手工艺中心是2021年建成的。我觉得这一点似乎和国内的趋势是殊途同归的。国内这两年非常注重非遗的保护, 也有一些企业在推动这件事情, 大家开始更加关注手工艺。这前后出现的是科技的发展、AI的出现, 我觉得是时代发展到这个程度之后, 对人的回归与反思。所以我在香奈儿的手工艺手工艺坊看到他们的制作过程的时候, 我有种他们在起舞的感觉。

《生活》: 我发现你对触感还挺着迷的。

辛齐: 当我们习惯在屏幕上上看东西之后, 触感就缺失了。在iPhone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不习惯从一块很小的屏幕去与世界交互, 现在买东西、看展览都在屏幕上完成, 直到这件东西到你面前了, 你才能去触碰它。如果一直和平面交互, 我会觉得不够真实。



艺术家辛齐的工作室